四書約說

論語約說

興公孫肇興著

學而時習章

通章正是夫子小讚語固三平意實遞下徹底是時習二字人自生身來算至一年一月一日一刻總是時無非時便無非習即湯之日新周公之待旦稱跌了朋來人不知皆是時為不厭誨不倦朋來亦時習矣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人不知亦時習矣三不亦俱在上句內見說樂等原自不難只學而時習便有

了更令人有鼓舞欣洽意

學是學甚麼但看人是甚麼人便知學是甚麼學以夫子言學志道而游藝盡人以合天不待言矣

習字直是勿正勿忘意故是聖學

學坐而習熟在時字下學亦變成習字故不曰學而時學亦不曰習而時學文字位置煞有妙會不然學習兩字豈不重疊了

註其進自不能已方是說字所謂樂此不為疲也曰朋來而樂人不知不慍意俱已吸盡

學外無說故曰不亦乎字并鼓動不容自已之象亦傳矣

朋何以來的有臭味在故曰朋若朋不來則所學非矣

朋來故可樂成物正以成已

人何以不知曰人則已外之矣莫我知也夫若人知則循世之學不然亦炫世耳

不慍故君子莫知所以天知

學而學爲君子也

其爲人章

爲人只在孝弟適章何等了當渾成只緣看上節淺便了無功用看下節深便走入剛室試看爲人之爲即下爲仁爲字人從何來孝弟明是本字犯上作亂說來誠拙而好字陶在精神隱微油然沁入處說即如天好生真種又何加焉非所謂爲仁之本乎故務本節直須拈得現成猶言若是乎君子之務本也若是乎本立而道生也孝弟豈非爲仁之本與若另解一字已漸全神繫深一語更入坑塹矣

人何以曰爲正是務字何以曰其爲人也孝弟語氣
直使渾成則務本本立之象也
不好犯上作亂直是視吾親不敢慢于人不敢惡于
人不斷一樹不殺一獸都在此故是仁字與境地
曰鮮矣又曰未之有故是揚抑讚服意
以本字替孝弟字替務孝弟恐涉事親從兄之迹曰
務本直返之不學不慮之初了
務訓專力旋是替本內原有仁字在但一心爲孝弟○
一心爲仁便非然孝弟在而仁自全故又曰本立而

道生

仁說到爲處堯舜猶病爲仁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其宗與字有令人恍然醒悟意益本宗總是教人返求將來不是教人推廣出去

巧令節

巧令何足爲仁夫子猶曰鮮矣仁者正好看滑世皆仁人意故是至聖婆心

巧令流弊不可勝言誤處祇在致飾于外討諂寵有

斟酌

若說仁鮮矣直是一筆抹殺鮮矣仁便有多少躊躇點撥意恍然彼自離仁仁未嘗離彼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固皆此意

三省節

正好看不自欺真學問日以三者省吾身原不定是某件不定是某時益無時無念不在實地上做真个能精究密工夫若離身言省固是無根離三者言省身仍是玩空了豈是曾子忠恕

省者愼獨也三不字三乎字煞有直窮到底意往說

謂自欺自疑自懼意猶非

道千乘節

道訓猶治可見治字不盡即對術字說亦未的切道

者有條有理之稱使國家各就條就理也事不可不

敬信不可不存用不可不節人不可不愛使不可不

時故恰是道字

敬事非觸事求敬敬在而事無不敬也信直渾淪是

个誠了

敬不干事不見信涉于人便淺故敬下着一事字而

信下了不着一字也

兩而字皆遮下語不必拈合至謂一敬信等皆在尤

不必說了

最不過三日所謂以時使民關係最大故又就愛人

中抽出言之

弟子節

曰弟子小處正要說大孝弟等淺處正要說深蒙以

養正聖功也故須在真性實地上做玩出入字及吞

則字而字恰是不使有餘放心便無自萌此尤時習妙訣也力不可使無餘無餘則不盡其材所謂勿正勿助是也心不可使有餘有餘則不成材矣若行則終身由之不盡故不得以有餘言也學文而曰則以謂以數者而學之于文即名物象數無非孝弟謹信矣此方是有本學問

賢賢節

易字色字有字各有大力量大作用大探討在學正

在此雖曰吾必直是恭小讚服意蓋此外無學謂無待于學則誤矣

賢賢直是思齊企及意竟換了色心爲賢心而精神命脉都變作賢了故曰賢賢非徒是好賢也

身是父母之身故不言致身但言竭力君事君只多身字身可致則氣節功用都真了

信在言淺矣有信則深矣且言又交中一事也

君子不重章

通章拈學字爲主腦按學字爲精神

君子正學問中人也不重直是精神飛越在詞氣容貌之外者正好看韜藏不爲意而眞精一浮脇淺爲高護過爲名都有了

說到威處正見威儀亦道學也

則字在學下乃知重便是學固直如固天德之固有多少蘊蓄鬱勃意

主忠信非忠信一心主又一心總聖神功化而赤子有恆之心一毫挪動不得故曰主

不如無友是矣勝己不與我友將奈何蓋童蒙求我

慝亦無好者多一矖就念頭便是好爲人師便非脚
學故須無友
悍如小兒跋扈惟君子能見過惟君子能改過但一
念回護猶非固字精神做須勿益于游移根株處早
斷之矣○

愼終節

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玩矣字與不消在家國天
下上分半點精神也
終如何能愼遠如何能追正好看厚字

歸字下得警策可見浮薄小人直是流落他鄉的

子禽章

通章夫子字三見正好尋味子禽在人上看故明知非求而不知邪君何以與耳子貢在夫子上看有夫子之温良恭儉讓而有不得乎夫子之求而尚非與乎是謂智足知聖

温良等隨在並現是夫子之神行于天下以得是天下之神奔于夫子與之權固非邪君所能操了眞个性道溢爲文章天無言而時物行生也

故曰人求在外賢人諱言求求何足爲夫子諱也故曰夫子之求子貢慧眼夫子婆心俱見之矣又曰異乎人求夫子固未嘗失其正也

父在節

觀志觀行直是觀其能孝與否道直指日用常行者言正人子之不及簡點不必塗飾處若非終身孺慕真有慘痛不容自昧者何能三年無改豈非至孝三年直要說他久處三年無改終身從可知矣

註善惡字原非解道字且既曰道如何有惡故尹註

游註俱置圈外

孝正在無改處志事已了了可觀故曰可謂

禮之用章

兩節互看自明正不必別添註脚

用字照下以字不日用禮而曰禮之用益用禮猶覺

硬些禮之用便優游順適並和字已全現出而節字

固在

貴字照下可行直是天地藉以維持人心世道藉以

防範曰爲貴者語甚鄭重猶言用禮之和乃爲可貴

並下不可行意已逼露了

曰先王並足壓服今人曰道正見禮非拵套曰斯見禮和湊成一團單言和不得故以斯字替之美正所爲貴也

由字即行字小大由則無所不行矣

知和知字不足病正好于此尋貴字而和便非斯字了

不可字直憑猛省所謂使不得了不得說話蓋天地易位人心世道都已潰決了曰亦者不但不能行更

不可行乃見禮之用和爲貴也

信近節

信約求可復恭約求遠恥辱因約求可宗何等近裡着己而近字不失字更有斤斤不敢誤遑遑不可必之意斯爲謹始慮終真精神所謂以約失之者鮮矣人但知信在復故以義字討之可復乃當下參酌語耳若待復時便言復非可復也因便有親就意如何又曰其蓋小人卑以壞君子淡以成此等只味究易錯過故須不失

君子食節

君子正學問中人安飽何以無求事言何以敏慎有道何以就正句句各有好學在故末句只以可謂拈出

無字直是自然正好者好字真境

事不止行凡關于學皆是也正是緊重可厭斂豈非好

就更有身未前而神已往意好字更過真寫出

貧富章

道貧富是彰子論驕樂好是証候切磋琢磨是工
夫知則其捆引不住者也
可也未若明是切磋琢磨樣子故子貢急引詩咏之
夫子正恐未若無窮執亦成滞故當下換以往來字
蓋告仰成往知乃生來往來推轉無已可與未若無
窮切磋琢磨亦無窮矣
治也是論地位未若是論工夫斯字乃地位工夫合
併交沫不得分言故曰斯斯而往來活潑潑地非斯斯固
不能領受也

不患節

不患要在自己上照脩德意不知要有許多致知工夫若專在知人上着力則方人之學矣經濟學問全在知人上故足患絕與務實不務名意無干

為政節

為政有以撥天下之精神以德則握天下之精神于宥密矣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君所正是以德星共在君所內有了故曰而衆星共之

以德爲政政與德猶二之也爲政以德爲政亦都是精神了

所字最好看正天下精神安頓處居字直有允執厥中意

共與歸不同歸則形就共則呼吸相應之說也

詩三百節

蔽字註解猶蓋最是思無邪一句蓋于三百篇之上所以三百篇句句皆是思無邪鄭衛雅頌俱足垂世立教若作盡字則三百俱可删只讀思無邪一句

足矣。豈非從來慣慣耳、敎字去畫字何曾天淵。所以讀者要先識字。

邪在在思上袪便是拔本塞源工夫。是以夫子特拈此語。

道之以政章

治術汙隆全在民恥與否。故通章恥字兩見。

政刑何嘗廢。衹但靠在政刑便全是猜疑督責之意。故免正巧以應之耳。何可得免。固無恥之象也。

德禮直在君身上說。若涉在民仍是政刑了。格正德

禮之象恥既有而格因不容已矣故着且字恥力寵大而發寵欲故政刑不能取而道德若固有之

吾十有章

通章是夫子誌工夫非誌造詣正好看時習的樣子立與不惑等不得呆講只要說所以能立能不惑等好古敏求尚御一息稍懈乎志字妙力所已及非為志功所能到非為志志于學正是直窮到底終身無了期故矩亦在志中而志尚

未已也。

玩各而字便知各何講三十等不講立等

不惑知天命有別乎不惑謂于萬殊處見一本知天

命謂于一本處見萬殊要惟夫子覺得

耳順想如聞孺子而悟自取意

曰知便不落玄妙曰不踰猶是兢兢不放意若從心

所欲尤好看志字

孟懿子章

三家僭竊夫子正欲借尋親之孝以規事君之忠無

還直是要遠說話正須說出禮字方能防範着實故不得不于樊遲發之

孟武伯節

直是以父母至情悚動其愛父母之心不然直是爲父母明愛了

子游問孝節

敬何得無養正在視無形聽無聲處說只是謂能養便是大不敬別直是別其爲養親

子夏問孝節

色難者以色爲第一義非謂其難能也曾是有不外此初徒在此之意色難愈了了矣

吾與回言節

只以不違作主如愚不愚正以形容不違耳

予欲無言何以與回終日言正好在回上想不違正在所以言處妙有投契所謂于吾言無所不說也如愚則兀然嗒然之狀也

退字省字直是要寫出沉潛意其私者人人不違則

不違爲公人人違則不違爲回之私矣

發與露不同發直在神明生動處說足者又是所以生動處蘊隆無盡亦字猶言不但能發直亦足以發正極力洗刷回蘊藏處不愚正所謂回聰明也

回也二字眞有不盡咏嘆意

視其章

三其字正下人字見不以已意揣摩只就人身上細細參驗三所字項緒來路俱有由安俱在以字內視視察一齊俱到者所以視觀察故非致知不能

人爲廋道是人自不能藏非我能鈎索之也所謂不逆不億抑亦先覺者

温故節

温正時習意無温非知無故非新故曰而知新

夫子生平止完得个師字吾道薪傳一知遞之師正

導天下以知者也故曰爲信非温故知新不可

不器節

君子者道全德備者也器則有形可模有技可露不

器乃道在德性上用功絕不分心于一形一技正可

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若經權等語何啻千里

先行節

子貢能言者也故即從言上撥轉玩其言與從之兩

着言字意自見

觀定其言則行何能不先言口從之則言已後而行

已先矣正好看言顧行行顧言真稍神所以爲君子

慥慥也

周比節

是君子便是周不是比是小人便是比不是周正于

人品處別之

學而節

學正以破罔何返得罔則罔囿不思之故非學之故也不思而可爲學乎思正以祛殆何返得殆則殆囿不學之故非思之故也不學而可爲思乎兩則字正以學思示人非爲學思況殆也

攻異節

異從端起攻則直極異中之用故所害于人心世道不小

玩斯字已字有無限挽回嘆息意直悚人于未攻時矣

誨女節

子路意見所到直認爲知絕無回光返照工夫即此便不是知了所謂知是而所以知錯也故須誨兩爲字直是有方繩繹心口商度知須曉得如何是知不知曉得如何是不知正貼知之二字說即此便是光明普照故曰是知也此知字下並着不得一之字矣

真知良知說話無下

知之二語平說究妙夫子原從知處誨子路非從不知處抹殺子路也

世多以知惑非大惑爲不知是知註脚若然鶻突人那个不是是知有此理乎可想知惑處會須有爲字在

干祿章

學干祿者猶言子張之學干祿之學也是論學非論干祿葢一念馳騖未盡便與世緣有涉然曰子張學干祿正好看世多白騙了

寡字正不拌欄此

聞見何可不多正須要闕要慎、兩則字何等喫力、仍只說寡尤寡悔、不得謂尤寡悔寡正是一生學力沉摯無盡處、祿在其中、得不得、皆在此論其中非論祿不然、仍是教子張干祿了、

兩餘字究妙蘊理、從此見入即已信已安不過別人殘膏剩馥了千張馳騁厥根一字氷冷矣方是聖人手段

言若期寡悔將有不得勿求之病行若期寡尤將有闇然媚世之習夫子所為安頓尤悔二字具是那動

不得

民服節

舉錯正是爲處不曰君子小人而曰直枉直易作人枉者迎合所以舉錯亦難恰當而民則耳目究真且身受利害者玩則民語氣見服未嘗不自上操也兩諸字各有意蓋一枉在是爲直害一直在民心猶有係屬也

敬忠節

玩三則字何等快便恰合覺使字如之何字徒費手

脚耳、

爲政章

單重孝字、故曰書云孝、又曰惟孝友于兄弟、正孝之所施也、有者不但施于政、而政固無竆、隱然孝以治天下意、是字奚其字俱有了、

無信節

信乃天道之不二、聖人之至誠、人心之有恆是也、未有人而無信者、無竟不可以爲人了、猶曰不知者直動以軏、闕軏、爲意何以行、就不可中抽出言之、亦重

在以不重在行蓋此章是論心不是論行故大車三句是嘆詞不是喻詞也

十世章

禮所以維世殷周所因者此禮所損益者亦此禮損益正所以善因夫子直以禮定往古來今之不容異非以損益為知來亦非以殷周為知來之證佐也損益而曰所者蓋即于是殷處知之非以殷周知之也故是實實可據的

非其章

諂與無勇不作推原說其字直指祭者蓋指氣不屬
只落得一个諂字了勇何可無尚得不爲義乎

八佾節

敢從忍出孰不可忍直已道破夫子不但誅心所救
者大矣

是字要讀得重可不可已自了了

雍徹節

天子辟公足破三家之僭媿三家之心矣然三家何
可破何可媿矣服直令其自轉頭耳

堂字絕倒既曰三家便是家非堂矣三家非但忘却非天子且忘却是大夫了

不仁節

忍正不仁奚取正如禮樂何的樣了

林放章

春秋何等樣禮儼然問本直是于奢中求儉了大者不須言及言殷直是一問而先進可復所造于世豈小乎

儉戚皆本正禮所從出者奢則將今日流弊耳與寧者

乃矯世之意非爵取之意正是大字真景

喪何非拙出乃証佐耳人卽不辨奢儉有不辨易成者乎

夷狄節

仲中國非貶中國亡字下不着君字蓋不忍言之也

泰山節

女字一呼何等責成能字一提何等力量嗚呼一嘆何等喚醒蓋八佾雍徹不畏君旅泰山並不畏神林放云者所謂惟禮可以已之

無爭節

君子無爭者也曰無所爭並是根株處斷絕升下飲

正所字必也句呼所字共爭句顧所字猶言必于射

乃可得爭之所而一以揖讓行之斯爭之所也而依

然君子如此哉

君子並包得無所爭故第以君子二字結之

巧笑章

子夏即詩言禮夫子即禮言詩詩禮所以至今存也

巧美有約意倩盼仍是素了所謂至素至絢詞何加

以為字是子夏意中事也
為則其繪之者也繪則事可畢後于素詩原重素非
重絢也
禮就大中至正處說後者猶言因素而出禮猶是後
紛華愈不可逐了
起者吾從先進正在非徵弗信特得此崩然不振了
可與言詩直是救三百于禮後也

夏禮節

直是以吾言皆文獻夫子所以言之徵之者至矣故

皆曰能正夫子從周處非思及殷也
曰杞宋等非責杞宋直是教世以徵吾不必徵杞宋
徵吾言不必徵文獻也
不足何以能言正好想吾能意
足則直是追望當特意吾能徵有無限低回玩之矣
文隱然雖在言不難在徵也
旣灌節
不日不可觀不足觀何以觀弟曰不欲觀語痛情深
然特出一禘字在周是春秋手段非楚澤湘江吟也

未灌以前無所觀既灌以後不欲觀直是一筆抹殺了

禘說節

禘何以說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謂澤深流長是以追報獨遠魯則何說之有故禘義可言禘說不可言或人一問煞已道破不得不以不知應之煞有關係不得不以知其說還之

知說何以遂如示掌正謂其流澤無窮處作用都在此

示字竟妙不但以不知知之更以不言言之矣

如在章

何以如在如神在正好會吾字曰如不祭則如在之義了了矣

玩如不祭精神直恁凝聚

媚奧章

曰天直壓碎奧竈了媚便獲罪于天怎以禱字換之媚不但獲罪並汚口舌矣

周監節

孔了止質者歟

周文直從二代出故是其意蘊隆故曰郁郁吾從則所以教人者至矣

太廟節

或人論知不知夫子論是不是曰是禮連知字無處較量了

魯何得有太廟魯人習而不察夫子所以問不厭詳曰是禮所以表章者大矣即講求爲表章尤非夫子不能

主皮節

化以不同強天下而以同者陶天下全是一德涵濡

故爲道何以竟成古之道則企望慨嘆俱切了

告朔章

羊去則羊耳羊存則禮也故曰其羊其禮羊禮異而

其一也所謂告朔之餼羊也欲去非于憤激直是割

愛

愛字正從欲字拈出羊何足愛其羊甚足愛禮可愛

其禮尤可愛也

盡禮節

盡正是纖微畢達人以爲諂直是驕亢慣了夫獨非事君人與夫子蕭于驕亢念頭上撥轉也

君使臣節

日禮日忠便非節文事功格套了兩以字直是含此不可意方揣究如之何神脉

關雎節

全在德上論關雎所以成王化若出于情卽一笑一頻已淫且傷矣

問社章

社以祀后土而大祈報因爲民造福宰我正當發明所以立社之意乃云松栢等已自無味復云使民戰栗民也而役使之戰栗哉社本將援矣故夫子深救之

松栢云云第出口耳出口便爲事又曰已成已遂已往等我役時當令務得無地

器小章

器小正管仲定案只因他作用發根不在性地上便爲功名所用不儉不知禮正器小之証佐耳

或人兩問正見功利沒人故器小一評非爲管仲也

太師節

可知正是聲味不盡意共可知見妙處具在樂中翕純皦繹正是樂各如字所謂可知者以成見非此不足以成可見是精神不是聲器了

不可言而可知故是如字生面

翕純等都是人心元氣太和而樂傳之若兼在樂如字便不出了

請見節

帝王以權用道夫子以道用權
得見直是闕人多矣之意無道久見斯民錮蔽非
法令能開故以夫子為木鐸正是以人心言天非以
天意卜之也
將者將無之說蓋謂其周流來巳久為木鐸矣

盡美節

盡善未盡善巳于韶武字定之蓋評樂非評舜武也
而舜武一揆意自在

右上節

不寛便非所以居上故各曰何以觀正教之寛等也

里仁節

爲美正在相成以仁不處直是身未徙而神已迁不仁益不知了故曰焉得

約樂節

兩不可見暫處不能久處不可直須說到淫濫處若仁者知者不見有約樂直見爲仁故隨身所處無非安仁利仁而已矣如知不仁者病根只是知有約樂在

惟仁節

兩能字正好看克復作用兩人字正好看因物本情是仁者好惡之極故曰惟仁者

志仁節

志仁惡自無放着處故曰無若不在志上理會直是無頭學問了

富與貴章

通章只是一个無違仁造次顛沛即富貴貧賤中遭際不處不去則不去仁則無違而必于是矣

兩人字照君子看欲惡則人已耳不處不去則君子
也

不處不去兩不字煞有工夫蓋所欲有甚于富貴所
惡有甚于貧賤直在仁上體驗故開口拈出欲惡字
明指破仁字眞種了

兩得之正見不到得時仍未可言不處不去也

去仁字下得渾成若非不處不去直是存仁此去仁

一語豈不突了

成名直是喚做君子不比欲惡之人了

終食字削字直是無時非仁造次顛沛俱在其中矣
無字甚自然工夫不外不處不去是字更現前蓋頭
頭是仁故直以是字替仁字是則無不可必矣

好仁章

通章只是望人力仁語意迴環正是聖人熱心
我未見蓋不謂無此人只是我未見煞有限穿意
好仁惡不仁總是用其力于仁故惡不仁比亦曰其
爲仁矣
無以尚不使加正是用力力足要說得直捷爽快若

喫力便碍下兩未見了

有能一日直是一往無碍之象足字已恍傳出

其力者力正仁之力也用于仁安有不足

蓋有未見直是躊躇喚醒意有代為解而不可得者

觀過節

直是觀人于過非為過者解嘲蓋必欲諱過則無非

剩者進矣

曰過便已着在仁邊若不仁則是惡了

党字正過之隱蓋以仁為党遂不避其形迹之嫌疑

也

過之其究顏子之其私皆聖人文字酷肖處

朝聞節

非說聞道可死直是說不聞罔生耳

志道節

議與學道不同直是與商危微精一之真止正在念慮不及覺處指出恥字便拔斷病根未足激之也非斥之也

無適節

君子正精義入神者故能無適莫故能義與比若非

君子直是楔棱了義去我遠矣

特出義字蓋適莫無而義自現矣義與比非比于義

若比于義則仍是適莫了

懷德節

懷者正是中藏無已所謂口不言而心之蜿轉愈甚

也

刑何必為君子懷愈可想兢惕精神

放利節

行則有害于人多矣故多怨曰怨則又大不利了正令放利者自為計也

禮讓節

讓在禮中彼禮讓二字拆說不得能以直見允恭克讓為國無餘事了彼曰何有不能則禮并不為我用矣

不患無位節

不第曰立曰所以立直索之建樹之元了不曰可知曰為可知直按之修詞之實了患字各有其切工夫

賜不忘　恕在

在而求則更非泛泛者

吾道章

道章以以一字作主而貫自在妙正在參乎一呼並是當下指點平日証修一語打通了

一是合一之謂非以數言若是一件說箇忠恕豈非二字乎

一以貫該貫在一中若以一貫則必不貫矣

惟正是合一處故下曰而已矣非弟言貫愈寫惟字

固非唯在一而以忠恕証之也

何謂謂字究的非此問傳一唯一直是啞謎了

夫子之道正所謂吾道也忠恕者一言以行終身大道以平天下夫子所以教曾子所以學正在此固非服辨言下

喻義節

喻各在精神獨注處說君子無念非義小人無念非利恭有獨注而不容言者正是夫子知人處

思齊節

得力只在思內二字正是齊與省的真訣思所以賢在何處即從何處做賢便在是不賢正在內處發根即從內省不賢便早斷了如見賢即齊安所得齊省不于內何處是省乎

幾諫節

只認得父母二字諫安得不幾故見志不違不怨都有了

諫安可用之父母故須幾恭夔夔齋慄之微忱也

志字正好看幾字又敬則幾諫固早是敬了

不違不怨依舊是幾諫勞如所謂良工獨苦也

遠遊節

遠遊則無方有方正是不遠遊必則直抉不遠遊之心矣

要想所以不遠遊者何念父母在三字便煞有痛不能割處

無改節

道蓋父所常行者無改正是事死如事生了

父母之年節

人有不知父母之年者乎正在不可不三字拈出精神蓋知則喜懼集而愛日愈不能已不知者反是尚得為人子乎

不出節

恥字竟有力恥則言便不出直是未出時早斷了古者二字有無限激發意非追想也躬不作行字如所謂匪伊人任欲不恥而不可得矣

以約節

約者收斂退藏以則有把柄在手意不言得言失不

言無言鮮正好看約字精神處

欲訥節

訥敏何等喫力欲字何等快活君子恭有不訥敏而不能已者所以能訥敏所以為君子

不孤節

德字要認不孤正與聲氣標榜不同鄰直是親附來持意鄰不可必有鄰則可必仍在德上論不孤非以有鄰証不孤也

事君節

數斯辱數斯疏正是臣與友不得借口辱與疏處故
斯辱斯疏是教之言數正教之所以言

公冶長節

辱固在非不在縲絏也

南容節

不廢直足用世免則幾幾乎不可必也中庸所以重
言保身也

子賤節

玩若人便恍然即人成已之意斯焉取斯非謂無可

取正示以不可不取盖不欲觀而失之也兩斯字更
好看取無方而入無斷意

女器節

女器便見器亦自造非不器意瑚璉宜于朝廷不宜
于退處亦猶之乎器也故曰女器

不佞章

佞不但不可直是無用屢憎正無用也不知二句猶
言不知其仁佞固無用若仁則益無用佞矣竟是以
不佞許雍仁了

時方悅佞夫子特出一惡字可見禦人以口心已不服了

子使節

未信何以使不仕何以說蓋使正使之仕未信則論仕即論學剛所以可使夫子所以說剛說仍是使仕意也

斯使現前即是吾斯自任已確未能信蓋維日不足者也工夫見地俱有了

道不行節

道不行三字正好材材原謂吾道不行非謂天下竟可

無道身隱而世若棄了

其守與守正教子路以材日取者材固自材何不取

道不行一語材之是教之所以材也

孟武伯章

道貫正夫子仁天下處必擇仁人而後使僞士且以

藏拙惟隨長器使便展籍咸脉而仁徧天下矣

小吏更好君無求備意各不知直是難窺意若曰

日月至則已知之矣

與言要在禮樂素嫺上不在言上

孰愈章

子貢平日多識正是愈心爲之故以愈字還他以如愚之回換他何敢望明是弗如愈心一點已化了然二十聞知尚猶有舊窠在曰弗如而二十聞知之見都化曰與弗如而二十聞知之境已轉矣其能聞一安有二與十說話弗如乃可謂聞一矣

書癡章

朽木糞土正寫其頹焉廢焉之象

如今絶與古今無干盖一念而自分勤惰遂一人而竟判如今于予正如今所於之人也

見剛節

未見非不可見正是企望意剛者在本體堅定處說慾則一念纔得我住便念念不能伸了

曰棖也慾已明亦以剛者了焉得正所謂未見也

我不欲節

方見及字

欲字說得快活無字更覺渾成曰非爾所及非謂不可能尚未到耳正不欲以强恕終也

文章節

夫子之文章正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不可聞謂聞已支離不可得聞并聞亦無容直將聞字掃蕩盡了性自該得天道如何又曰與是成性之後一如天命之初也方為夫子之言

有聞節

子路聞斯行之者也未行恐聞正是模擬勇行之象

所以爲道

若實訓一語則癡矣

孔文子節

好字不恥字俱有作用是以謂文學問所關于人豈小哉

子產節

恭在推賢讓能敬在捍難宜力惠義在寬嚴各盡各句要拈君子字入有字有則直根之心矣

晏平仲節

交道是精神往來敬則其所以往來者

居蔡節

居蔡已非知務民義者而刻山象藻象潔直是人聽于神了何如正令他自問意

子文章

仁者必忠清忠清者未必皆仁未知正未知其何以忠清也出來未審何得遽以仁目之

子張敘事疊疊直是一層高一層夫子兩曰未知則按之使深矣

三思節

所以正小子[illegible]

須到得處乃是思三則疑再則決三思直是輕言思了。

甯武子節

知愚何以互異愚正用其知故曰其知其愚愚不在不避艱險正在委曲斡旋克濟厥事故不可及

歸與節

狂無有不簡者成章正成其為狂知裁則中行矣所以裁故須夫子歸所以不可已也

伯夷節

不念故是聖心惡何以誓故非不念不知

微生節

正在與上着眼打破他周旋念頭直已畢于此矣

巧言節

耻字正在羞惡本心上挑動兩亦字見人有同心彼何獨不自耻也

言志章

言志直是仁天下萬世于無窮故無恨無伐施未始不爲安信懷而安信等尊必不車馬誓勞俱在件件

是這在的故爲聖賢件件是愈做愈不盡的故爲聖

賢之志也

見過節

有未見二字俞已矣亦非決絕語其過有是搜根內

則根株亦不留了

十室節

好學正以完忠信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也如不如是

指點非是貶駁

南面章

南面正是臨民三可字俱是可使南面

可也簡猶言可處正在簡上明乎是行簡了故仲弓

亟于於此辨之

敬與簡不是兩件不敢慢一事自不敢生一事居正

是淵然至靜之象臨民便與托言恭默不同下比便

去此四字亦字正顧可也可字無乃有斟酌至當意

然者滑悍大固有根源居敬一言直已抉出了雍所

以可使南面也

好學節

怒外何以別有怒過後何以復有過不遷不二直在念慮几微處掃除正是克己正是好學所謂發而中節不遠之復是也

就怒過言好學可想聖賢眞學問

子華章

曰使齊便見不當與曰爲宰便見不當辭與釜與庾已隱示之矣冉急正是就求諭求毋則明示之矣與鄰里等正是就憲廣憲

與釜與庾義因請出不然仍是徇人了

仲弓節

正見世類不足限人不必拈仲弓身上用合字局面

原大欲便私了山川正在人情愛憎之外者

此字五已打伏

三月節

心外無仁回之心正與其餘不同故曰其心三月不違直是不違了惟曰至則去住不定之象也故不得不以日月計之

進仁內出至從外入回與其餘正從其心處分了夫子所以指其餘以勉求仁也

仲由節

于由等各定以果達藝因人量才確乎不可那動正是夫子器使的樣子

果曰由也正見果等皆從學問中來非猶夫人之果也不然果以僨事達以生事藝以多事從政正未可易言也

季氏使節

費正季氏所恃以抗公者善乃所以寢其召兩我字何等屹立直是不任使的真象了

伯牛節

須是伯牛方可言命

賢哉節

兩賢哉有無限贊服意玩不改不字直是獨顏子精
進非謂安貧也故曰賢
日一可想心之無他日在可想念之有定不改精神
已全吸聚了
人人有樂但不能不改故樂若回私是以日其樂無
言不悅欲罷不能是也

非不說節

也字是以不足該之天者字是以不足按之人中道而廢是人非是天也若天何得以廢名之女字正對者字書則未試于中道者也不常誣力直誣道矣

女爲節

從來聖賢皆自出手眼非有依傍故曰女爲君子儒者直是帝王聖賢合併爲一小人儒則必信必果者矣

得人節

玩人字正是屹然于天地間者得則我能識取之意有則久入夾袋正是得字非武城固有之也不由二事上風治道皆由此出正好看人字非子游何以得之

不伐節

敗以殿後全師爲功人門正衆目所在非策馬直是明以功自居了日乃中心不自安處不得不言亦不知其所以言而言者正是不伐處若有心掩功仍是伐了

祝鮀節

不有正焉用佞意在是穆然有淳古之想益好看今之世了

而有益見重佞

玩今之世正所謂流俗說話殷恰于人自在

由戶節

舍戶便須鑽穴舍道便是坑塹何莫由是與醒意

出字宜玩人在室中出必由戶人不能跳于道外並不得以出言了

質勝節

勝文便不得爲質直是野勝質便不得爲文直是史彬彬者踈密相稱之意有相濟無相勝正是損益得中了然後照則字君子直足挽文質之衡而野史全藉以挽回矣

生直節

生對死字看故爲人之生若生理木直是生人非人之生也故夘誥乃先一層說話直在心無私曲上說有私曲則有折挫便碍生意了罔只是不直竟曰罔

若不直用知覺血肉都不算帳了甚儼然視息其然

已絶根幹必枯非止行尸坐肉之說也

知之者節

不如好是教以從知求好不如樂是教以從好求樂

若判然隔絶便不得以不如名之矣

中人節

本文只是語上始知聖人無語不是上人自有可以

不可以也中人字兩見正見去上一間耳以上則無

不可上矣

務民節

民義何以務鬼神何以敬且遠正是朗照處難何以先獲何以後正是純一處故是知與仁故皆曰可謂曰民見愚夫愚婦可與知能鬼神對民字所謂理近而事遠者

既言鬼神便是障計及功效亦是欲正是精言知仁處

樂水節

總是模寫知仁人弟子自心中認取知仁眞本體而

山水動靜樂壽無餘蘊矣故皆以知者仁者領之

樂山水直是自樂其知仁動靜知仁之真樂壽知仁之結象也

一變節

齊沒功利須脫胎換骨洗盡頹靡須重新整頓故皆日變一變者煞甚精神至道有難易正欲齊再變魯何憚而不變也

不觚節

觚原以觚名觚而不觚實去而名亦非矣兩哉字無

限低佪天下之刓方爲圓者弗思耳

井有仁節

雖宰已明知不能從了要知君子不從井處正是必

能救人處

博學節

重約邊上玩約之語氣自見猶言博文而不約禮猶

畔道也那畔正在約處見

畔則猶二之也約禮則無文非道了

南子節

見南子正恃在我有可以見耳故曰予可信于予即可信于天可便非否然曰予並見非夫子不可見南子矣

中庸節

中庸在是恰好了门爲德便是人人具足至者建極立則之謂民因日用不知終是秉彝之性非絶無者故下个鮮字

博施章

博施濟衆直是人立人達就事求仁者夫子正恐仁

無根源施必不徧故曰堯舜猶病而猶曰必也聖乎何等喫力惟是拈出已字經身痛癢施那有不周惓恐學者恍有譬字意在欲則由心旣事而立人達人逆念俱足了民衆遠已則甚近何如可謂遠尋于人近則取譬于已能卽能濟之能立達施濟俱在取譬中有了故曰可謂方正所以成仁玩也已直是仁無餘事了總是教子貢以所以施濟不然夫子何嘗一刻忘斯民乃虛言立達抹煞施濟乎

施濟者何立達正其實心實事且若師窮達俱可無

礙尤見夫仁者妙用

述而節

下二句足上句非証上句也猶言吾固述而不作者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足矣不可作益不必作了作者闡天地未洩之秘河圖既呈以後巳總是述夫子删定修贊正是範圍古今總聖統于一貫處述益于作更大也

白沙云聖人與天本無作六經之言天註脚得之矣

默識節

何有正默識眞境地爲不厭誨不倦都在此了默識非必玄默卽耳目聞見而精微自在所謂神而明之也

爲不厭誨不倦夫了自謂云爾何以又曰何有蓋爲誨打入默處便覺好古敏求有教無類猶粗了

不修節

修講徙改俱是終身用不盡的工夫憂字何等沉摯正所以能修能講能徙改者吾則人不能代是則件件不容逃矣

本體纖毫滲漏只是邊幅工夫與不得修德了

燕居節

申申復夭夭多方以狀之也傳神尤在兩如字申申

夭夭益不足以擬之矣是爲子之燕居

甚矣節

夫子直以天下之否泰爲一身之盛衰夢何以曰見

逼真爲東周光景

志於道

道德仁藝同體異名志據依游一時俱有各於字正

是安頓恰好處所謂道須志始一德須據始固仁須
依始化藝須游始神不得不應節安頓故是聖學

束修節

束修便可成贄自行明是向往意以上直是上達了
未嘗無誨正是追望來學不然直是自發無倦之心
了

不憤節

不啓正教以憤不發正教以悱不復正教以及盖以
我作解障彼悟門故啟發等各有機候在故是教

一三皆陽只消還評假了故曰反復直是更端蓋陽剛不必復也

子食章

只玩兩子字便見夫子何等心胸未嘗飽則不歌直是不容自強意

用行章

通章只有是二字行重用行藏中一事俱正有是所從出者

世人但有出處那有行藏試問何謂行藏豈非有是

二字兩則字正裕如意圓變說話無干

從行說到藏顏子又藏而未嘗行者明是模寫有字

故經文曰有是非曰能是也

惟我與爾直是示子路以榜樣了

不槩論行藏兼欲以三軍見前正如看其中未必有

了

徒搏徒涉必不能成正好謀之反無悔正懼之反

懼直是千聖就業精神學問作用俱在此夫子顏淵

行藏正于此念有之也謀成仍于此出不待言了

曰事猶言凡事直拓盡行藏了行軍第其中一件耳
所名字正照上我字鬧字誰字必也直是一毫那動
不得正惟守之說也

可求節

求富不論得不得直論可不可正是夫子扶世作用
曰亦見爲之者衆矣曰不可直是萬有餘丧了曰如
意決斷而詞若商之正是喚醒求富處
從何等快便求不曾喫力況從在吾求在人乎好正
可想執鞭中有多少報愧不自適處所字照當字益

見好則不在富也

所愼節

齋等各在關係處說故曰所愼愼則精神作用俱備了

在齊節

子聞韶直是兩聖精神融結了不知正是神化處樂至于斯已寫之矣不圖直是莫能形容意曰爲樂太和所以洋溢處並挾之矣

爲衛節

輒拒父自立衛人君之冉有疑之子貢伯夷叔齊一問是爲衛事定案怨直發其隱腸仁止所以維國統于不隆者川大子不爲直爺衛君二字削去君父所以至今存也

飯疏節

通章只樂在其中四字

飯疏飲水直是隨遇而安曲肱而枕更有隨取隨足意樂已逐何俱有了其中非指疏食等亦字顧下富貴字猶言其中之樂固未嘗不在也富貴曰不義正

見是本念非是矯情更好看樂字若義竟與疏食一
班了于我直是外加我我固其中之說也浮雲聚散而
太虛自定益遥其樂在其中了

加我節

加作假正是維曰不足意五十作卒正是一夕不容
少懈意學易直是大了與時消息處若弟觀象玩占
是讀易非學易了易中吉居一凶悔吝居三可見大
用在過中無大過正是學易可以有是个學道未見
之心愈切看加我五十真光景了

雅言節

夫子未嘗日日掛口角只是開口處都是故曰皆雅言不然既曰子所雅言又曰皆雅言豈非蛇足了

問孔子章

問正是欲得其爲人其爲人者直是無以異人意情曰發樂曰以直是並憤樂之所由發所爲以都不知了不知老至正是憤樂做去結果一生將知老便偷安了云爾正是爲人無異亦無處見異矣樂即在憤時故曰樂以所謂時習而悅也

好古節

玩兩者字直是說巳非生知不是說好古敏求兩之字何指正靠不得聰明使不得杜撰一點一滴直與千聖打个對同了

敏求正是好處然日求猶古俱打入精微矣何以好何以敏何以求眞是明眼人修行固非生知不能

不語節

夫子非謂無只是不語耳註語常等故見不語深心

三人行節

我師正所謂能自得師故有可必若人則何可必乎人不必或善或不善亦不必皆善皆不善但能擇能從能改直是法戒自必把柄在手了故曰必有即三人以槩交接即行以槩日用即善不善而善惡變態之極致俱該矣

生德節

指天見魋且如天何哉微服正德中妙用處

二三子節

二三子一呼直恁喚醒隱對與看吾無隱爾或不知吾無隱乎爾爾何弗自認無行不與正所謂吾無隱乎爾也吾可隱行何可隱吾行可隱二三子並可隱乎是丘正見此外無丘雖欲不當下認取而不可得矣

四教節

夫子立教本末俱舉而學者隨分認取得其華見爲教文得其事見爲教行得其盡己盡物見爲教忠教信故曰子以四教若執四者逐件分拔尚得爲一貫

乎

聖人章

恒者天命不已之真無息則爲聖人充實則爲君子

任質則爲善人能不琢彂則爲有恒者

聖不得見正是失所以作聖處故從人心指出聖真

元本兩斯可俱是見聖意

三爲字直是粧成善人君子聖人模樣念頭有多少

二三工力有多少起倒此等心腸何處覔有恒來故

曰難但打破爲字即就亡處虛處約處耐 心埋頭做

去聖人悠久可馴至了此夫子指點處非貶駁處正所謂迫于見聖也

子釣節

不綱直是不忍釣意不射宿直是不忍弋意正好看夫子樽節愛養裁成輔相處若謂釣弋正廉靜無咎意猶小了

不知節

作字是作事正好看不知者可斷薄聞見自任聰明恣要認善字作須盡善不明善則作無本矣聞見擇識

皆明善工夫從正有作字意知次非退處于次正見夫不知已天淵了總是夫子示善作榜樣非求知之說也

互鄉章

難與言是習以成俗者童子正習氣未深或便是已甚了

槩曰人正是有教無類意深對互鄉已者在已便不在習退與往俱可無別了

仁遠節

仁遠直是說人自遠仁欲從何欲至以何至豈非我外無仁但試之欲而不遠了了矣

陳司敗章

知過便是幸直是可對人知意此過固咎不得改字認過便見娶同姓爲非禮爲君認過究固不足以識之矣

人歌節

歌是影子善便巳令樂供備必使後和直是沁入無窮取人無盡意

文莫節

文對行正見揣摹亦是模索了莫者不欲自滿意精脚已早爲行用矣

文但可與爲人躬行直是君子了未有得是追求得則者直並猶人精神歸併此路了

若聖節

若字直吸則可謂吾豈敢直吸云爾已矣爲誨正是學仁聖處抑字煞有精神直是仁聖不可不學意不厭不倦固所謂至誠不息純亦不已了正唯者非謂

弟子不能學直是說夫子不可學明明畫出仁聖了

請禱節

禱可請請禱則不可久矣正見常在平日俯仰處檢點不在臨時上下處祝願了

奢則節

奢儉俱在世風上說非指禮亦非指心不務與固即在奢儉內故各因則寧固非取儉所以防奢者嚴矣

君子坦節

長對戚字君子心甚平夷從自寬廣小人心甚無厭

何等憂鬱指透蕩蕩底底根源了

子溫節

此與夫子溫良句一例溫等一齊俱有直是說溫不盡說厲不盡說威說不猛說恭說安不盡各而字更好看變化無方意總是提撥而字

泰伯節

太王傳季歷正謂子聖孫賢可錫胤耳泰伯幾先承志奉仲以行毀形自廢使欲傳者無令長立少之嫌受之者無以弟先兄之迹用心可謂獨微故曰至德

若謂明邦封候陰辭大業是自處忠孝而置父與弟于慙德至德也與哉三以天下讓正令日推原周有天下乃泰伯固讓所貽當時人但謂其揉藥行耳安從知之而安得稱之

三字以字天下字只要說出推原聲口無得字了了至德亦了了矣

恭而無禮章

見恭等不可過仁厚不可不及仁厚正禮之本也恭等皆生心不容已者各有天則無禮直是無則了

勞便不得名為恭矣名則字即在恭上見非流弊也

爲者祿位與共好惡與同上仁則下仁矣不遺者有功必錄有過必原上厚則下歸厚矣

召門弟子節

啟予者直是以踐形見盡性不然比干之剖心反不如庸人之老死牖下乎

戰兢等正是保身與精神而今而後所謂孝子非終親之身終已之身也

孟敬子章

道具于身身與道一則容色辭氣等便都是關係處
所以君子貴乎道也曰道者三更有提挈綱領意三
段正形容道之可貴不曰有無而曰遠近正在方動
方正方出時檢驗工夫在貴字内有了斯字然好看
貴字精神處要字挑出道字有司字挑剔見了則有
司存者正見事可代而道固不可代也
曾子學道篤實如何只在容貌等理會蓋出身加民
都在此且顏何以曰色辭何以曰氣正好看道字

以能節

玩從事二字正見問不能問寡直有所以用不能與寡處若無若虛直有所以化有與實處不校直是三自反處嘗從事者蓋指其欲罷不能之真際昔者吾友更有無限追慕企及意

可以託節

不曰事而曰託不曰執而曰寄直要到不可奪處方是不可奪者非不奪志之謂直是人心國勢治亂存亡在呼吸間仍不動聲力定六尺百里毫無震撼方是可託可寄此等作用有是真學問真德性了故曰

君子曰人與者自問自審正是尋味可託可寄不可奪眞精神處君直曰君子人也便不啻索然矣

弘毅章

通章要括士字總是責士以體仁意吾心原是包涵天地貫徹古今故統曰仁分曰弘毅不可以不四字煞甚鄭重直有無限責成意蓋弘毅從士出任重道遠并弘毅直是畢莫勝行莫致了試看任仁及死而後已何如重遠不可以不已了了矣

士固有勝私克己工夫在不然弘毅安從出乎故弘

毅正士之所以爲士也

興於詩章

特出興立成三等直是要把人心放在三件上方不是詩

可以興等了各於字有不兼此不得不於此之意正

是內外合一處

民可使節

民不到知處終于作師有數但由可使以率履尚有

執撤知不可使以著察會須漸學若强之無益于聰

明徒鑿其混沌耳故知其不可使則所以覺民者至

矣

好勇節

正欲人思亂之所由起則亂可止了疾與惡不同疾則不過刻核故疾貧與疾惡已甚亂未有不激成者

如有節

才須披入德性若論觀美便是其餘一念爲才所用並其餘亦不足觀了驕者矜己獨能便怕人有能故引且吝此正足觀念頭盤據胸中故以不足點破了更好看如字使字供點

醒語氣非惜之也

三年學節

至學正好看念頭爲何經過便是吾學不純故不至正難言之矣

爲信節

通章道字五見道未有不循正所謂學守咸宜身世無礙處耶正所由以激發學守者所信何物所學何物所守死不變何物終之曰善道可知都是道字了

焉好守正照下危邦亂邦有道無道有不能一毫遷
轉者善則入居隱見貧賤富貴皆宜矣
不入不居總是隱守正好看無道則隱而富且貴眞
可耻了
見者有足道借身行隱者亦是道借身藏有道貧賤
則我無可見之道矣無道富貴則我無可隱之道矣
學守俱非故可耻
貧不足耻賤則足耻富不必可耻貴則無不可耻矣
故各用且字正須在有道無道上勘出

其位節

謀不出位便人人各專其責各盡其官了

師摯節

曰始者在適齊後追言之然本章則初之盛可知單言關雎止見風化原本處故爲洋洋盈耳盛不徒在衆也

不直節

凡人受病處多緣其任真處不直等借狂侗悾悾以行其詭詐尚可方物乎故曰吾不知之矣二字正無

限與醒意

學如節

如不及是赶向前恐失之是怕落後恐正所以如處

故仍用一猶字所以摸學精進處直恁活現

舜禹節

若看舜禹之有天下也七字便見舜禹有在有天下

處便見舜禹大而天下小不與者正好想他眞境所

在故曰巍巍

大哉章

這章只是一个大字從天說到民從民說到身屑
摸擬亦是揄揚不盡意
曰爲君便成功文章都有了則天無能名皆指此則
皆前是與天爲一故其訓猶準若法天尚與天爲二
配天亦與天並列爲二皆非則之說也故天字堯字
各以唯字領之無能名非無可名大故無能名了成
功文章不是大各其有正所以爲處便要隻千古了

臣五人章

這章是論周才而迥其德非弟謂媿羡唐虞正見才

非德不盛難正所以模寫其盛意

五人比方爭堯而舜能有德有之也天下治與治天下不同與武王撥亂反治益不同正好看唐虞時光景然而在有五人內已有了故曰而天下治

曰十有使有難爲殷難爲周愈難爲十人意武王周不能無遺憾也愈可以想武之德未嘗不至了

才難非謂生才難有才實難唐虞交會便是德至乃於盛我周則虞與周皆可謂極盛矣而周猶借才婦人未足滿十人也婦人非武周不能有也語語說難

正謂稱說盛非譏貶之說也
有二只就天下人心離文固未嘗有也事殷而曰以
服直是按人真一隱裏正是德至處不曰文德而曰
周德明以周字配唐虞之際也

禹無間節

禹當帝終王始之會人未免或生擬議夫子直曰吾
無間然非為禹闡微正為千聖立統了
間曰然是嚴人滲漏原本處非等要想所以非致等
要想所以致直是精微隱念融徹無痕孰非堯舜憂

勤一脈綿合流注處故再曰禹吾無間然直是尋味不盡揚詫無已意

飲食鬼神等種種條件何嘗破碎零襍等等致盡等逐件恰適應念周至禹直是个大德敦化了無擱然可謂過真竅出

禹固有天下不與而飲食等無不非禹固享帝享親而鬼神無不孝且致孝禹固盡志盡物而徹見無不美且致美禹固地平天成而溝洫無不力且盡力固非禹不能

罕言節

罕言罕是不欲言有無限隱微意正見夫子所務用

言者無非正誼之事俟命之學求仁之方了

達巷章

博學而無所成名明是求夫子以執了吾何執直是

無執意正夫子大處執射執御明乎一執直是射御

類了兩乎字仍是何執意吾執御正見執止于御學

不必博執在于御名亦不足成矣直是以一貫示門

弟子了

麻冕章

從麻冕非從從衆直是從儉儉固所以爲禮從下非違衆直是袪泰袪泰正夫子所以存禮處

毋意節

意必等皆是道理上有所執着如夷之清惠之和是也絕四直是絕毋意必等所謂毋意之根並杜了故是絕字若只絕意必等毋字與絕字豈不重疊了

畏匡節

夫子于向魋曰德于匡人曰文德乃躬行之實際文

乃刪定之寔心可自必即可必諸天不似後人張皇

任道語氣

天啓斯文文不終喪是天續斯文孔不終厄匡

夫子聖者章

太宰以多能証聖子貢以聖兼多能總非君子不多

意

知我正指多能之故說以少賤故多能便非以天縱

兼多能鄙事益見不足為聖了不多直是在德性上

用力不試即少賤藝即鄙事君子不多夫子固言之

久矣

吾有知節

鏡無相而相現江無月而月來惟無故有隨問隨叩叩不由我隨叩隨竭我亦不留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原自靈有知便礙惟空空便兩端共在故曰其叩與竭總非我有也

鳳鳥節

已矣夫正是不容已處直欲以人事挽造化非第思舜文伏羲也

子見節

必作必趨正如若聖心仁敬

彌高章

通章總是說工夫非是説道妙到心力無措處自不覺喟然一嘆正好看欲從末由其光景仰正是仰其高彌高而仰得已乎鑽瞻皆此意曰誘如知博約皆借途而文禮已僅示以卓立之象矣曰人正是因人博我約我君才皆人字意正所謂循循誘取者欲罷不能則仰鑽等何謂用才而此乃倪竭之矣如有所

立如字形容立字卓爾形容如字斯已非高堅前後之光景了未嘗非一未嘗非二雖欲從之心力竟無入處回安能已乎正是大而欲化處若直說道妙何益

從曰雖欲故爲未由然從之故是傾淵從心則爲夫子矣

爲臣章

使門人爲臣何遂爲由之行詐何遂爲己之欺天坐死鬪頭偕爲凜然說到與其及縱不得處尤令子路

廢然返了

美玉節

求是子貢然亦待見夫子婁心非待玉竟不足爲美矣

玩兩沽之哉不藏求字迫切固知韞匵而藏非夫子意也

九夷章

欲居未便居了何陋故是化夷則居中國以化中國

愈不能已矣

自衛節

周禮盡在魯六代之遺可考也緣名分以正典章是

正樂工夫

雅頌乃樂章樂正雅頌自各得其所了。

事公卿節

事等各要說入精微處何有俱是望道未見意

動容周旋中禮是爲盛德之至事等故非易易

逝者節

只一逝字粲然將機括點盡了天地間那一件不逝

那一刻不逝夫子實會得眼前不畱礙不停息逐于

川上指出

對堯坐幻想之緣觀化道不已之命證學歷時幾之

勅都在此了

好德節

只爲人不知好德把全副精神都逐在色上去了

爲山節

兩吾字直是把柄在手一簣周不足以進止之矣

先說止後說進正好看無限鼓舞意

不惰節

才氣發皇不無作輟如愚足發故非回不能正可是

默識者之爲不厭矣

其進節

見進未見止直足爲吾學惜了

苗而節

不秀負此苗不實負此秀兩有臭夫煞有儆醒

後生節

後生可畏正指今日言不如今直是不足畏了不曰

不足畏直月不如今正教以及今勉圖維曰不足意

四十五十不要說得遠要說得快正是來字斯更好

看倏忽不測意

法語節

兩能無正見從與說操于法巽直與聽言者無干故

須改繹爲貴者必如是乃足收法巽之益耳不改不

繹則法巽者之能事窮矣故曰吾末如之何

法曰語是明白開示巽換作與字是若心大力挾以

俱行可想改繹已握于此矣月吾正欲其自爲討曰

已矣法與之賜愈迫了

三軍節

直是畫出一个志字匹對三字看匹者有一無二正志之象三軍可奪匹安可奪乎故註謂可奪則不足謂之志是矣

緼袍章

緼袍狐貉是借來影子不恥便是見在道不見有貧富了其字也與字直令出轉自尋味恍有用則臧足使不臧意

誦正是恐忮求猶萌不復知不忮不求可化此便是

若將終身之意不然那便到終身了曰是直有現前

住足意故曰何足以臧得意處一掃子路安得有住

脚處正用之說也用則無不足矣

歲寒節

歲寒後知非恨人知之晚正見松栢堅貞未彫時原

與羣卉不同直示人以所以知了

不惑節

不惑等即在知者等內人若不于本原處証修即日

在辨惑遣憂什懼上做活計終亦不得清明快暢之日矣

共學節

各句俱拈道字爲主可與未可只是淺深生熟之候非二事也未可正是引其至若不強其未至何待說了

共學便知所以求道適道則所向已專一矣權對立不對經立者執極不變權則易所謂隨時變易以合道孟子所謂聖之時也

棠棣章

曰室遠便是以遠處思了夫子謂室遠正是未思思亦何遠不到思周可用不可處也

鄉黨節

只玩於字共在字真个時中樣子恂恂直是不露長見奇意如則恂恂不足盡之似不能言正如字並可見恂恂就言說了便便直是不亦正好看前定意唯謹正非以詞氣勝也

下大夫章

枯朝字正見是君之朝是上下大夫所共事其君之朝也侃侃所以止聚訟誾誾所以炎和衷踧踖心惧而立不寧與與恭而安也各如字俱有不盡形容意

君召章

要照顧君召二字彼命之初勃如躩如到得行禮將前後襜如趨進翼如賓退必復命節節整服夫子為攅真可謂周旋中禮矣

入公門章

總是在朝自入門而過位而升堂而出而降階沒階
而後位逐節逐件一一恰適故是夫子從心不踰

執圭章

享覿亦聘中事須反照形容執圭時何等畏敬何等
凜凜與一到享覿時又渾是一團和氣動容周旋無不
中禮于此想見一幅出使圖

紺緅章

就中各不以字必字俱好看從容中道處
不以飾尚別也不以爲褻服辨邪正也夏葛有裏衣

冬裘有外衣而羔取羣而不黨麑取善援其類狐取能正丘首而褐色各稱之褻裘酌長短取溫厚利用而安身佩以備所當備殺以省所當省弔致其哀朝致其敬種種中則至此

明衣章

何以必有明衣必有寢衣必變食必遷坐正好看聖心致齋處

食不厭章

各不厭不食不出不語必祭等直是飲食有擇不苟

不備不過而括且于其中寓仁人孝子之意報本反始之誠真可謂盛德之至矣

席不正節

正見無往非正意

鄉人飲章

直是夫子教禮教處王道始于居鄉固在此

問人章

總是个至誠意

廐焚節

傷人一問故是老安少懷之不自知處

賜食章

正是夫子事君盡禮處

無所歸章

義所當爲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不尸章

曰寢曰居曰御曰褻曰盛饌曰風雷俱在尋常日用上慣察盛德之從容自中處人以爲變夫子則常而已

升車章

總是升車中禮處

色斯舉章

斯字後字正是鳥審幾處便含時字意山梁雌雉正是集得其所故夫子贊嘆爲時所謂可舉則舉可集則集也共正是色作便是舉了

拈一時字宛是一生精神一筆畫出弁鄉黨種種矩矱都是融化了

論語約說終